

范文正公文集

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撰 淹 仲 范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文公正文范  
册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范仲淹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朱

#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六

## 附錄

### 范文正公年譜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爲清詔使裔孫履冰爲唐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上柱國隋懿宗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書猶存至十一年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遂爲中吳人曾祖夢齡仕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太師徐國公祖贊時仕吳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祕書監宋贈太師唐國公父墉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武寧軍卽徐州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卽書記第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爲姓名說上長白山僧舍修學醴泉寺內有祠後居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司理後迎侍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覬始許焉至天禧元年爲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位益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

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嘗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賙給宗族。無閒親疏。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有所給。錢公輔爲撰義田記。趙雍書石在本祠。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凡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水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敵。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知政事。諡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緯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韓琦作序。娶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爲文章。籍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兵衆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爲安。次曰純仁。字堯天。皇佑元年進士。相哲宗。諡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次曰純禮。字彞叟。仕至尙書右丞。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節度掌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譏鄠郊友人王鎬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哀慷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游。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簿游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詠於鄠杜之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禮泉寺。是歲改科舉取士。按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讀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禮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爲四塊。早暮取二塊。斷齋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埽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不樂。曰。吾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攜公適朱氏。公感憤自立。決欲自樹立門戶。佩琴劍。徑趨南都。謝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迎親。

五年壬子。年二十四。以朱說名舉進士禮部第一。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學舍。家錄云。真宗謁太清宮。幸亳。駕次南京。皆往觀之。獨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遣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挽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

八年乙卯年二十七。登蔡齊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修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三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朱說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於屏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登仕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於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按九域志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

偶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事最爲親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爲譙郡從事也。亳州祭龍圖楊給事文曰。余歲三十。分從事於譙。獨棲難安兮。孤植易

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又太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爲譙之從事。秋八月進皇儲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祕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芸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秦州西谿鎮鹽倉。有西谿見牡丹詩。西谿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文靖嘗官於

此。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人以二公詩。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重。護以朱闌。歲久益茂。爲西陵奇觀。

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十二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

軍推官監秦州西谿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谿。上言寇準被誣事。除興化令。時富鄭公弱冠來謁。公識其遠。大力教戒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略云。弼昔初冠。識公海陵。願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知己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和。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徙楚州糧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綸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潦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濤而死者百餘人。衆譴言曰。堰不可成。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通泰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可稼穡。文正公監西谿鹽倉。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爲興化令。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旣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寓南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爲留守。遂請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略云。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保直臣。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應按九域志南京天府。睢陽郡。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公贈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感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

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有送李紘殿院赴闕詩。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爲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舉公。其略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羣才效用。惟小大之畢力。叶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辰。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太理寺丞范仲淹。爲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與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衆。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邱之詠。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爲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七年己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爲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

若可信。但諸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爲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朝薦者。公正色抗言曰。某緣屬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爲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略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尙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卽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眞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乙宮等處。乞下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駉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歐靜書。上疏言減郡邑以

平差役其略云天下郡縣至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役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郎二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至逼迫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本縣尙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已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權酷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爲鎮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有上資政晏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邵氏聞見錄云富鄭公初游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臬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疏俊晏曰唯卽取富臬爲壻後改名卽富公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按登科記大聖八年富弼中制科然按國史范文正公是時當在陳州薦舉求婚之事未詳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遷太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轉官恩澤移贈考妣其略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求磨勘今爲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

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卹臣幼孤。憫臣多病。夜叩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於其終。又臣游學之初。遠離者久。率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覃廣愛之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邱。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宗朝。上官婕妤賀婁氏。賣墨敕斜封官爲戒。又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韋后爲戒。

一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爲陳州通判。太常博士。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太后旣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太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句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閒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

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先是美人向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閒言后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卽與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爲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知。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上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卽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泰州。公知睦州。祖德等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爲非。是。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

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來言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尙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尙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交迭唱和。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蕭灑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游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驥太博同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以事章岷往構堂。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於堂。自爲文以記之。與邵鍊先生求篆額。又圖唐處士方干像於堂之東壁。泊移守姑蘇。道出嚴祠下。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尙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佈歸。因留二十八言。又圖處士像於嚴堂之東壁。楷請列詩於其左。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爲公卿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有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謫曰。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轉運使。上言。公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知蘇州。有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卻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游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爲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衆。未易他謀也。與晏尙書書云。某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韻謝晏尙書近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

尙書見寄詩。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當

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卽地建學。既成。或以爲太廣。

公曰。吾恐異時患其隘耳。今學明倫堂東西有公手栽樹二株。郡縣各建一石坊樹下。題曰范文正公手植。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常

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卽學拜公像。觀學之敝。復請於朝。新而廣之。吳學至今甲於東南。冬

十月。除尙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見文集。召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公

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除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公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

課公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

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卽罷去。公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

事有希文。十二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內侍閻文應置毒。公劾奏其事。卽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

吾不勝必死之。上率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

三年丙申。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所判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期。王宗道。同編次。三

月。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戊寅朔。公論建都事。其略謂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西洛帝王之宅。

絕無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爲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閒。庶幾有

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



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彝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上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闊務名無實公聞之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爲公如是爲私意在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爲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成以急務爲閒務者不可不蚤辯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訴公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閒君臣公亦交章辯折辭益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飲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留語彙夕大臣謂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爲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忘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頸公旣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均州酒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范某旣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況余靖素與范某分疏猶以朋黨此原空分註二十有二字今仍空之洙爲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